

話 夜 山 燕

馬 南 邨 著

四集

北 京 出 版 社

燕山夜話

燕山夜話 (四集)

馬南邨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東單麻錢胡同3號)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: 787×1092 1/32 · 印張: 3 13/16 · 插頁: 2 字數: 65,000

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: 1—60,000冊

統一書號, 10071·620

定價, (6)0.35元

編餘題記

這一集又選了三十篇，重複編校，現在付印了。

在前三集出版以後，遠處的讀者來信漸多。據說，外地報刊有的轉載了《夜話》的某几篇；也有的只採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，另行編寫，而未轉載原文。這些讀者都熱情地把剪報寄來，使我直接了解到更多讀者的意見和要求，對於改進《夜話》的內容很有幫助。

許多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和論證，得到朋友們的贊同，這固然是令人興奮和鼓舞的；但是，有時聽到個別不同的意見，却也使自己有所啟發或警惕。特別是當別的作者發表了不同意見的文章，無論採取什麼樣的形式，我覺得都不應該把不同的意見“頂回去”，而應該讓讀者有機會充分地研究不同的意見，做出他們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斷。

有的同志問我：為什麼近來有個別問題，分明有不同的意見，卻不見你們正面交鋒，互相辯駁呢？這種態度你以為是正確的嗎？

我認為這是涉及如何正確看待百家爭鳴的原則問題。多听听各種不同的意見，只有好處，決無壞處。如果

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見，馬上就进行反駁，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，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。正确的方法應該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見，暢所欲言，真正做到百家爭鳴。即便有的意見在你看来是十分錯誤的，也不要随便潑冷水，讀者自然会辨別是非。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，那又何必着急呢？至于有些問題根本难断誰是誰非，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。也許有的問題提出来，又搁下去，經過多数人慢慢研究，原先不同的意見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。因为是非終究有客观的标准啊！

还有一些讀者大概沒有看到《夜話》已发表的全部文章，他們来信所提的問題，实际上已經讲过了，恕我不再重复。

馬 南 邨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

目 录

共通的門徑.....	1
主观和虛心.....	5
三种諸葛亮.....	9
王道和霸道.....	13
智謀是可靠的嗎？.....	17
握手与作揖.....	21
不要濫用号碼.....	25
口吃、一只眼及其他.....	29
向徐光启学习.....	33
圍田的教訓.....	37
地下水和地上水.....	41
大豆是个宝.....	45
多养蠶.....	49
咏蜂和养蜂.....	53
下雨趣聞.....	57
发现“火井”以后.....	61
茄子能成大树嗎？.....	65

讲点书法.....	69
选帖和临池.....	73
从红模字写起.....	77
创作要不要灵感.....	81
这是不是好现象.....	85
变和不变.....	88
有书赶快读.....	91
“半部论语”.....	95
读书也要讲“姿势”.....	99
观点和材料.....	103
文章长短不拘.....	107
编一套“特技”丛书吧.....	111
知识是可吃的吗？.....	115

共通的門徑

讀書，做學問，進行研究工作，到底有什麼竅門沒有？這是朋友們在談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。

記得有一次《夜話》的題目是《不要秘訣的秘訣》，中心意思是勸告大家不要听信什麼“讀書秘訣”之類的東西。直到現在，我的這個意見仍然沒有改變。因此，本來不想再談這個問題。

但是，近來仍然有許多讀者來信，要求多講些學習方法。他們說：“不一定要什麼秘訣，指出一點門徑就好。”為了答复這個要求，現在另外提出一點意見，供大家參考。

有的讀者也許以為我喜歡看古書，所以來信要我“開列幾本古書，作為學習的入門”。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。我不主張大家以古書為入門。古書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讀的，否則越讀越要糊塗。而且即便有了一定條件能讀古書，也不可陷在古書堆里拔不出來。

明代有一位學者曹于汴，在他所著的《共發編》中就曾說過：“古人之書不可不多讀，但靠書不得，靠讀不

得，靠古人不得！”这个見解很对。曹于汴的为人处事，也正表現了他的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。他在明代万历年間举进士，官至左僉都御史，力持正义，終为魏忠賢那一伙奸臣所不容，那是必然的。

当然，这样的讀書态度并不只曹于汴一人。从来有学問的人都懂得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。何况于盲目地靠讀古书，那能够解决什么問題呢？

其实，無論讀書，做学問，进行研究工作，首先需要的本錢，还不是什么專門問題的知識，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問題的工具。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語言文字和一般邏輯的知識。

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語言文字，就很难談到做学問、进行研究工作等等問題，这是非常明显的。不能設想，一个文字不通的人，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？又怎么能够通曉各科知識呢？

如果一个人連一般的邏輯都不懂得，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維，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，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。事实证明，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邏輯的基本訓練，常常說了許多不合邏輯的十分荒謬的話，自己还不觉得它的荒謬，甚至于还自鳴得意。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邏輯，对于別人不合邏輯的荒謬言論，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謬，甚至于随声附和，人云亦云。

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，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如果自己要研究什么學問的話，最好想想自己是否学会了語言文字和一般邏輯。如果不会，就必須先把語言文字和邏輯常識学会，这是做一切學問的基本功。

这个基本功学会以后，还要不断地练习，越练越熟，当然就越善于讀書，越会做研究工作。沒有练好基本功以前，并不是完全不能做專門的學問，只是效果可能不会很好。但是，也不必等到基本功完全练好了，然后才去做專門的學問，尽可以同时并进，双管齐下。

当着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基本功，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，就可以进一步找到自己要研究的專門問題的書籍，抓住适合自己需要的最重要的著作，哪怕只有一两本也行，把它讀得烂熟，透彻地理解它的全部內容。然后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就无妨广泛地閱讀其他書籍和參考資料，越多越好。这样日久天长，自己的知識必然会丰富起来，再加上实际調查研究和亲身实践的體驗，就不难在某一專門問題的研究上，做出一点半点的成績来。

有的朋友在来信中还再三談到博与专的关系問題，认为這個問題不好解决，表示很苦恼。实际上這個問題不难解决。博与专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絕對的。沒有无所不知的博学之士，也沒有只知一事一物而不知其他的專門家。同时，在一个專門的学术領域之內，仍然有博与不博、专与不专，也就是广与不广、精与不精之分。一般

說來，在博的基础上求專，或者在專的基础上求博；先求博而后求專，或者先求專而后求博，都是可以的。

在練習基本功和學習專業基礎知識的時候，書要一本一本地精讀。正如明代胡居仁的《麗澤堂學約》上寫的：“讀書務在循序漸進，一書已熟，方讀一書，勿得鹵莽躐等，雖多無益。”打好了基礎之後，為了擴大知識的領域，就要多讀多看，如漢代王充那樣，“博通眾流百家之言”，才能在學問上有所成就。

無論如何，每個人的情形不同，水平不同，要求不同，上面說的這些當然不能完全適合於每一個人。這裡只不過提出一個共通的門徑而已。

主 观 和 虚 心

平常說話、做事、写文章，往往发现有主观片面的地方，心里就很后悔，同时也很快就会受到朋友的批評。但是，这种主观片面的毛病，又往往很不容易彻底克服。这是什么緣故呢？

回答可以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不虚心。这个回答，应该承认，在根本上是正确的。因为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复杂情况，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知識，不可能都懂得，更不可能都懂得那么完全、那么确切。因此，要想对客观的东西認識清楚，就必须虚心。这是对的。

同时又应该指出，虚心却不等于心中无数，沒了主張；对客观事物的認識离不开主观的作用，只是主观主义才要不得。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。我們对于主观和虚心这两个概念，同样不应该做片面性的解釋。

大家都記得毛主席經常教导我們的話：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驕傲使人落后。”不論对待什么问题，我們都应该采取虚心的态度，力求少犯錯誤或者不犯錯誤。特別是有許多学术方面的问题，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見，完全

應該按照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的原則，各抒己見，決不能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。

過去許多知名的學者，為了追求知識，總是長年累月地向別人虛心學習，虛心問道。這種虛心做學問的態度，是我們應該取法的。宋代的林逋，在《省心錄》中說：“知不足者好學，耻下問者自滿。一為君子，一為小人，自取如何耳。”明代方孝孺的《侯城叢議》中也寫道：“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。恒若不足故足，自以為足故不足。”他又說：“虛己者進德之基。”這些都是十分中肯而切要的話。

當然，所謂虛心，既不是心中無數，也不是沒有信心。我們對於自己研究的問題，經過反復探討之後，應該心中有數，做出了判斷，就應該有信心。如果進一步研究的結果，發現了新的問題，證明了原先的判斷是錯誤的，那時候也要堅決丟掉錯誤的判斷，而肯定新的判斷的正確性。在沒有發現新的問題，做出任何新的判斷以前，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斷，必須具有充足的信心，不要半信半疑，動搖不定，不敢明確表示自己的意見。有些人發表的意見，從表面上看，似乎很虛心，沒有主觀成見；實際上有時不免模稜兩可，很不明確，表現了心中無數，毫無信心的狀態。這當然是不好的。

這樣說來，虛心和不虛心要從實質上加以區別，不是僅僅看表面的態度如何。所以，明代的何景明，在《何子叢言》中說：“器虛則貯，滿則扑之，……故虛可處，滿不可

处也。”他用扑滿做比喻，未必恰当，但是也有相当道理。因为虚心或不虚心，主要的应该看它的内容；至于它的外表是什么样的则是不重要的了。王阳明也曾说过：“謙受益，滿招損。器虛則受，實則不受，物之恒也。”这个意思也是不管表面如何，只問它的内容如何。

但是，無論怎么說，虚心对于任何人，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，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必要的。凡是不虚心处理的問題，往往不容易得到完滿正确的結果。

以人們熟悉的調查研究工作为例吧。我們大家也許多多少少都曾經进行了某些調查研究工作。請問：当着我們正在进行調查研究的时候，是不是真正虚心了呢？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問題。

經驗证明，有的时候对某个問題，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那末，在进行調查研究的过程中，就很容易发现許多符合自己口味的材料；而对于不合自己口味的材料和意見，就看不进去，也听不进去。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，其原因就在于調查研究的人在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成分，还没有做到真正虚心的地步。

真正的虚心，是自己毫无成見，思想完全解放，不受任何束縛，对一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具体分析情况，对于任何方面反映的意見，都要加以考虑，不要听不进去。等到各个方面的情况全部集中起来，然后再做綜合的研究，有所批判，有所揚棄，最后形成正确的判断。这

样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錯誤。

正如列宁在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的《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》中所說的：“因为社会生活現象极端复杂，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，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見。”我們的經驗难道不是这样嗎？这种以个别或少数的例子，来证实某种現成意見的所謂調查研究，不管其程度如何，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。

为了彻底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成分，我們惟有要求自己，遇事都一定要保持真正的虛心。这一点对于我們每一个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。因此，我願意在这里就这个題目說了这許多，以此自勉，并与朋友們共勉之。

三 种 諸 葛 亮

談起諸葛亮，一般人对他大概都有好感。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呢？那也不尽然。

有的人对于諸葛亮不但沒有好感，反而很有恶感。比如在云南，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很不喜欢諸葛亮。在他們那里，流傳着一些民間故事，都以諸葛亮为譏嘲諷刺的对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大概因为諸葛亮生在公元第三世紀的三国时代，不像我們現在懂得讲究民族政策，当时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民族主义的錯誤思想，得罪了一些兄弟民族。

正是由于这个緣故，所以我們在《三国演义》中看到的所謂“七擒孟获”的故事，在云南有的兄弟民族的民間故事中，就变成了“七擒諸葛亮”；而孟获則受到同情和贊揚。他們认为孟获是联合許多山峒的少数民族兄弟，共同反抗諸葛亮的民族英雄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。

如果从各个方面搜集各种材料，一一加以比較研究，我們將不难发现，人們所設想的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，可能有多多种多样的面目。例如，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描写

的諸葛亮，乃是一種面目，這可以算是歷史家筆下的諸葛亮吧。在羅貫中的《三國演義》中，諸葛亮又是一種面目，這可以算是小說家筆下的諸葛亮。而在現時仍然流行於京劇舞台上的《借東風》等劇目中，諸葛亮的面目又是一種樣子，這只能算是舞台上的諸葛亮。

這些當然還是贊頌諸葛亮的居多。因為這些史籍和小說、戲劇之類，基本上都是在漢族人民羣眾中流行的。他們歷來把諸葛亮當做先知先覺、多謀善斷的偉大人物，似乎一切人的聰明智慧都無過於諸葛亮，都要以諸葛亮為代表。

但是，我現在並不打算來談論這些，而只想另外談談三種諸葛亮，即：事前的諸葛亮、事後的諸葛亮和帶汁的諸葛亮。

人所共知，傳說中的諸葛亮料事如神，不論遇到什麼事情，他差不多都能夠預先做出種種安排。所以，一般人提到諸葛亮，總認為他有先見之明。並且由此推論，凡是有先見之明者，都可以稱之為諸葛亮。這就是我們說的事前的諸葛亮。這種諸葛亮當然是最可貴的了。

為什麼諸葛亮會有先見之明呢？是不是因為他懂得天文地理，熟悉陰陽五行，甚至於真的會呼風喚雨，驅使六丁六甲之類的天兵天將，簡直像神仙一樣的呢？當然不是。他之所以會有先見之明，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平素注意調查研究各種情況，熟悉各地山川形勢、道路里程、